



柳崖外編卷十

平陽徐 昆后山撰



目錄

孝句女

鬼惧鐘

淫鬼

果報

驛丞

保定城隍

少婦

鷹怪

柳崖外編

卷十

一

署鬼

小帽盒

驅妖

失新婦

二新婦

泥怪

仙姑

店鬼

義僕

烏龍道士

王能

鷹背女鬼

借金人

水生

飲酒老人

洪四大王

雪松瘋子

柳崖外編卷十

平陽徐 昆后山撰

霍郡郭景融蘭圃

桐鄉陳爾熾烟齋

校

孝句女

彰儀門外有句女李氏不知何許人自八九歲事母至孝乞得食物必母飽而後食過溪負母而行炎暑宿廟廊或墻下樹間必扇蚊使母熟睡而後卧冬月先卧破毡及草薦令温乃待母眠陰雨所乞少儘母

柳崖外編

卷十

一

餐或一兩日不得食後居人漸知其孝聞聲曰孝句也爭與之身有綿缶有米矣五十五六歲忽患瘡週身潰爛不能動履以破廟中與母奄奄待斃黃昏數道人至堦前團坐自葫蘆內傾酒于瓢次第傳飲又自懷中出桃數枚分食喧呼而散丐女聞酒香匍匐堦前見桃核尚有餘肉嚙而食之遺一柳瓢尙餘酒瀝亦飲其餘香沁心肺不覺沉睡至天明瘡痂盡落痛癢俱除步履覺輕入廟見墻所畫八洞仙形神與所見無二方悟是仙人救之也所乞食物置柳瓢中

經月不壞乃珍藏之閱年餘女唇紅齒白黑髮膩膚
視之如二十歲好女子山西布客聘爲妾母隨其家
享富家之吉焉

柳崖子曰女孝如是使主中饋必能賢然而一
兩日不得食時莫之聘也遇身潰爛時更莫之
聘也直至變容如二十歲好女子乃有入聘之
聘其色非聘其孝也噫

鬼懼鐘

盛京熊岳城鑲藍旗領催得祿居南門外夏月往南

柳崖外編

卷十

二

鄉收租歸途乘馬酒已醺晚至林中見奇形怪狀者
擁馬不得前祿揮以鞭閃下羣毆之衣皆裂天明路
人救之乃甦後有人教之曰熟誦觀音經可避鬼又
值秋收時至南門外河邊褰裳而涉見滿河皆人高
二尺許前後跳躍啾啾有聲心知是鬼朗誦觀音經
鬼少却住聲復來又誦又却渡河鬼仍尾之聞城內
娘娘廟鐘聲羣鬼跪地一聲一叩鐘歇復來及鐘聲
緊碎鬼叩首如雞啄粟不暇追矣乃知鬼懼鐘聲應
響如是

淫鬼

山西劉姓與友同租宣武門內天主堂前小房居住友他出劉獨居夜半聞後門彈指聲竊聽門已啟一婦濃粧高髻項掛長繩而入劉懼甚少頃一男子披髮赤身肩插利刃而入見婦擁抱婦卽解衣極肆淫狀劉大呼二鬼擁抱出後門去問隣人其房乃綠營兵某姓妻與人通奸砍死奸夫而勒死婦人者也劉急移而避去

果報

柳崖外編

卷十

三

楊武太谷縣石匠盜墓爲生成化間同夥賊至建康偶憩樹下一白鬚翁杖而前曰此地有美塚可得巨資汝有意否武喜問其地翁曰前山荆榛中是也吾乃土神憐汝貧故告之武醒而異之南步山坡有石數段縱橫臥地後有石案半陷于土花紋剝落又有石馬石羊皆倒斷武思此地乃古塚也遂約黨衆晝伏夜挖七日得隧道又四日得壙門以石撞開有引道如夾牆兩壁雕刻鳥獸神鬼武士之形皆凸起如生下行窺而遠復有石門仍撞入火炬而行乃石室

三間四壁如粉雕刻麟鳳龜龍花草。極精巧。中設石床。有漆棺。長丈二。濶八尺。床後立童女八。皆宮粧。各執金玉如意。捧金盒唾盂等。床四角各設銅缸一。高七尺。徑五尺。內油未乾。黑如煤。粘如膠。蓋萬年燈也。床前石案。陳金銀祭器。左右各列石人六。旁石櫬。堆放寶玩無算。前有石碣。刻云。宋太師同平章事。保國公秦檜墓。十三大字。以金嵌之。楊武曰。此奸臣也。碎其槨。棺三層。堅厚如鐵。百計搗打。一晝夜始開。屍長七尺。腳長尺二。肌膚宛然如生。蒼髯尺餘。得碎金。

柳崖外編

卷十

四

冠。玉帶。板環四十。金玉等器二十餘。蟒褥五層。皆成灰。出其屍立石人旁。不倒。蓋水銀注滿故也。賊盡括其所有。仍掩閉隧道。實以土而逸。後影賊王五。以嵌寶石玉簪入市。市人報官。獲羣賊。奏聞。命昇棺尸于精忠廟。副之。見者稱快。及楊武臨刑前夕。曰。土地正神。欺余何耶。夜夢老人曰。汝前身乃宋大理寺副丞羅汝楫。同万俟卨附檜。殺岳武穆。今世又盜人墓。棄人骸骨。應有是報。檜墓當平。特借汝發之耳。武覺而述于衆。又明末賊中有一條葱者。名宋山。延安人。

到處殺掠無噍類。崇禎十年二月，左良玉擒之，將斬以祭旗。夜守兵聞，宋山睡中驚語，似與人問。荅守者靜聽之，聞云：你今生第幾劫？荅云：第十六劫。又云：此次當斬當副？荅云：當副。守兵問曰：伊爲誰？荅曰：伊乃宋時之大理寺丞，萬俟卨也。有二十四斬六副罪未完，再問不荅。山醒問而不知，守兵憇之左帥。左遂副之，爲武穆雪憤，吁可畏哉。

驛丞

薛敏戶部經承五年期滿，選貴州楊老驛驛丞。地遠

柳崖外編

卷十

五

缺苦，薛愁甚。有米市衢，銜錢舖楊姓者，與薛素識。見其狀，問故。薛語之。楊曰：我代汝往，何如？薛喜，以憑給。楊改名入兵部，貼寫楊冒薛名，赴貴州任。抵署在亂山中，微俸糊口不給，遷延二年，欲赴省告病歸。至省撫軍門，上家人郭一見曰：楊哥亦在此爲官耶？楊牽衣至僻地，語以冒姓而來，且不耐其苦，欲告病而歸。郭曰：不可。中丞非他，乃家主魏侍郎也。曩者居相近，常通有無，甚感子。我亦時蒙子之惠，晚間當白家主，必有以報。郭稟中丞，委楊轅門巡捕，關白皆賜顏色。

三年積囊已富。思曰：知足不辱。遂告病。飄然而歸。薛敏期滿。仍選楊老驛驛丞。不得不往。路遇楊。意氣甚舒。楊告以始末。贈五百金。薛心少慰。望此行或有奇遇。如楊也。晚夢吏執一冊上。寫貴州楊老驛驛丞薛敏於某年選用。因食京米未完。改至某年。欲向下看吏卷冊而去。乃知事有前定。抵任後。終日拮据鬱鬱。數年而卒。

保定城隍

保定生員趙某妻王氏。子曰小哥哥。家貧與醫生張大

柳崖外編

卷十

六

年交善。張至趙家。憐其清苦。慨借念金。用資生理。趙隨手用去。無存也。趙病將危。謂妻曰：張雖厚我。然生平視財甚重。我死。所借念金。必還之。妻諾。趙亡後。葬畢。罄所有。措足念金。使小哥哥還之。小哥哥甫十二。至藥肆。有李姓者坐飲。小哥哥亦素識。訴還銀之事。置諸几而退。張曰：我已收歸。候汝母可也。閱三年。張醫看賬簿。有趙借一筆。復往取討。王氏曰：使小哥哥歸楚三年矣。張曰：無之。王氏逼問小哥哥。小哥哥曰：還時。李某在座也。遂控諸清苑。以李爲証。張醫賄李十金。使昧其事。

及審李如所囑小哥受責數日憤而死王氏與身爲
奴當官償之訟乃息張醫睡熟聞叩門聲甫出鎖之
而去至城隍廟見左右獅下壓一人視之李也張驚
問李曰二十金之事發矣帶至堂見神上坐怒曰汝
與趙生友與趙已死周之可也汝與趙生非友與趙
死而妻還汝債受之亦可也受之乃昧之昧之又賄
見証者誣証之彼憤憤者不能察言觀色濫用刑罰
以致典其妻絕其嗣皆汝之爲也又何說命左右取
銅鐔剃之須臾剝衣赤身納剝中剃爲兩斷驚醒乃
起如蛇皮潰爛中斷而死

少婦

夏店民沈鬍子赴京中途遇一少婦年約十八九嫵
媚動人衣白綃衣布圍髻而素履沈一見心動謂之
曰獨行將何往婦曰妾烟郊人新寡母家在京師欲
歸不識徑天又晚誰憐我沈曰我與偕何如婦喜隨
之沈調以言皆微笑至通州沈曰前卽旅店人問當

以汝爲妹。婦曰諾。又何妨。以爲妻。沈愈喜。抵旅店。共一室。市酒餚。歡飲畢。遂同衾褥。婦與綢繆。至五更。乃熟睡。天明視懷中。泥首而藁衣。非人也。沈大驚。呼有鬼。店舍皆起。不見婦人。而見是衆。初則驚。繼則笑也。焚之而行。後自京歸。至塗間。又見前婦。曰。一夜夫妻。亦當有情。何虐我之甚也。然不怪汝。當仍帶我。沈戰慄不敢言。至家尋病卒。

柳崖子曰。桂樹幽幽。毛衣自綠。花源藹藹。桃靨同紅。月滿仙壇。彩鸞乘而飄舉。風清藍水。元霜

柳崖外編

卷十

八

盡而不歸。蘇文昌所謂。世外奇緣。非絕奇人。不能遇也。沈鬚子何人。其能到碧落。飛行處乎。入鬼窟焉。畢矣。

鷹怪

康熙年間。出兵征準噶爾。正藍旗前鋒。叅領班濟圖。率兵至肅州屯城外。因炎暑。擇高樓館焉。班公居樓上。親兵皆居樓下。居人或言。樓多怪異。不可住。班曰。大將出兵萬里。方將掃攬槍。平妖氛。瀝賊血。而食其肉。尚何怪之可懼。遂憇焉。從者多被魘迷。未敢言一

兵夜起見大黑漢對面來吹氣一口卽昏倒又一入見披髮黑面人兩手自後持其肩如鈎深入寸許倒地幾死稟班公欲移班不可班臥至三更許涼風透意方喜清爽似有物飛入繞地鼓翅班仰臥靜待之覺近床忽飛上壓于心口氣遂漸閉手足漸軟努力擡右手緊按于胸大呼從者持燈上公所搜乃大鷹也長三尺許黑色翅如蒲扇胸前血已滴地而殷班曰佩刀來一從者拔而進之方挽左手潑刺一聲風响燈昏不見矣自此而怪絕

柳崖外編

卷十

九

柳崖子曰從者所見黑漢非黑漢卽黑鷹也心疑有怪倉皇認爲黑漢耳班公之靜臥制動有勇哉

署鬼

常州府衙署極宏濶乾隆十五年知府胡文伯延耿金二生在署佐刑錢幕事一院屋三間耿金東西居焉晚餐畢耿方靜坐聞纖步聲見二美婦年俱二十餘敷粉施朱飾翠而衣綉耿疑必內眷誤行至此院也須臾竟啟金生簾而入久不聞聲耿潛出闕之金

仰臥二婦左右坐于床。逶以口中氣噓金。金不動。耿大呼。二婦入地。僕至。金亦醒。急移至前所焉。夜間二生方飲酒。僕皆垂頭而睡。聞窻外簇簇有聲。月明如晝。見階前坐三婦。一老二少。托腮望月。耿潛牽金衣使視。外已覺。回首向窻。皆無耳目。口鼻肉團而戴髮者也。二生魂飛。呼僕醒而不見。次日稟太守。別移一所。燈下二生方算錢穀簿。夜深喚茶。有人掀簾捧竹盤貯茶。二甌侍立。生意是僕。方取甌。擡頭則垂髻女也。二生驚呼。盤墜地有聲。甌碎。女不見。二生辭幕而去。

柳崖外編

卷十

十

柳崖子曰。署鬼抑何多也。不男粧而婦人。或女色迷人。最易與。雖然。呼茶卽至。肅而旁侍。垂髻女自是可見。何不從容徐飲。觀其所爲。竟以鬼待之。二生粗矣。

小帽盒

江寧藩署。乃前明中山王第也。後一樓。歷任俱不敢登。朔望遙望焚香而已。藩使德公名舒。一日微醉。欲登樓以觀衆。勸不聽。開封鎖。見塵土尺餘。惟高桌四

椅八拂拭如新無纖埃。德公退至門邊拾一紙糊小帽盒極精巧如核桃大內盛小紗帽如明季丞相式。德公攜至齋置案頭。寢寐間見中山王白面長髯金幘頭蟒衣玉帶含怒進前曰晨間我方會客汝無故登樓騷擾使衆客不安而散。宋先生遺一官帽必還他否則禍汝矣。醒而奇之黎明上院德公出堂將登肩輿一青衣人帶飛簷帽直前跪曰家大人遣來取帽。德公急令取小帽盒與之其人接手轉瞬不見。宋先生者蓋宋濂也。

柳崖外編

卷十

十一

驅妖

鑲黃旗佐領布勒庫寡母在堂娶妻彌月夫妻偕往岳家庫先歸見母後至已房甫欲開鎖內云休入有眷屬在內庫曰此我室也爾何人內云我等乃上界仙人巡查人間攜眷借寓並不害汝我固知室乃爾之室也其勿窺探窺探則禍汝庫却步至窻欲從隙間覷之忽飛瓦如雨集庫奔母所白其故母曰必妖也當令善法者驅之友人德某素持五雷法庫往求焉德方披髮仗劍忽風起燈滅德妻子皆反縛跪地

白馬與槽皆在屋上。德跪求乃息，不敢至庫。又請一僧人，又聞一尼姑能天剛法。庫方使人邀之。僧甫入門，一磚擊僧面昏倒。所邀尼飛奔而至，自解其衣，赤身與僧倒豎于法壇之下。庫跪求悔過，僧尼乃醒而去。庫無計可施。母至東岳廟哭訴畢，方回家。聞室中云：何處非吾家，小氣乃爾。東岳差人至，吾將去矣。似有搬運行李之聲。至晚寂然，庫乃敢迎其婦。

失新婦

固安縣孔家庄民楊定，娶黃氏女，乘牛車，紅毡作圍。

柳崖外編

卷十

三

鼓吹而行。二村相去四十餘里，新婦忽欲渡，不可忍。視車後可以啟毡而下，漉罷復上，或無知者，遂自後下車去。漉畢，車行甚疾，趁三五里不及，坐路旁石間而泣。有龐各庄賣砂鍋者，曰：勞九見之，駭問。新婦曰：楊定家新婦也，求指引。勞驅之曰：我識汝夫，其從我往。勞引至其家，勞母令九強妻之，匿不令出。鼓樂至楊家，喜迎新婦，竟不見。大驚。楊定至岳家，詢之。岳家曰：害我女矣。遂構訟。三月不能結。楊有隣人孫姓者，至龐各庄探親，醉歸，行至勞九門口，渴求水。勞外出。

母病令婦持一瓢出孫飲畢問姓婦曰姓勞孫曰莫非賣砂鍋之勞九乎婦曰何以識之孫曰渠常到我孔家庄故識之婦心動因曰汝庄有楊定識否孫曰比隣也婦泣而訴之孫曰請密焉是在我歸告楊定與岳稟官下勞九於獄斷新婦歸諸楊

二新婦

正藍旗馬兵查僧自幼聘同旗祿某女婚期開筵鼓吹迎新人至門啟簾新人有二焉親眷駭而環視去錦蓋面龐同衣服同也郎至前嬌羞同不語同也不柳崖外編

卷十

三十一

敢成禮並送入房適天師府葉法官在都延之葉熟視二新婦指其一曰孽畜敢爾取水一碗書符投之水响如沸取一罈貼以符投一符于盆火火高三尺葉腹鳴如雷一新婦衣解如蟬蛻赤身欲遁葉揮以劍紅光滿室滾地哀鳴乃黃白猫也以劍擊之猫入罈封口以符鎮之送諸城外視衣服簪環皆棕根樹葉也葉令新婦吞一符女似頓悟問之曰轎至中途見黑氣冲入轎似有人對口一吸則昏迷以後皆不復記憶是晚乃設筵成花燭焉

柳崖子曰。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新婦之失。新婦之罪也。新婦之益。非新婦之罪也。勞非其友。而友則凶。查損一人。必得其友。而後吉。夫同一花燭。有求婦而無婦者。卽有求婦而雙婦。仍如無婦者。天下事。何所不有哉。

泥怪

河南湯陰縣民施建昌。藥材客也。歸自湖廣。秋晚路渴。舉首見粉牆繚繞。樹木蔭翳。桃實纍纍。露自墻端紅鮮可愛。數武有墻缺。遂踰垣而入。澗名養鶴堂。號

柳崖外編

卷十

十四

玉山。明月英雲。層樹深樾。曳枝而登。飽餐數枚。煩渴旣解。清風徐來。遂偃仰於交枝之間。不覺睡去。鶴鳴露冷。着衣而醒。時已深更。方欲下樹。東邊柵門。劃然半開。笑語聲譁。伏於樹間。靜而覷之。見三人皆高尺餘。攜酒至玉山堂前賞月。餚果旣陳。酒遂迭斟。正面者虎首衣紅。左雙角羊首衣綠。右鬚拂于面。馬首衣紫。柵門重响。又來四人。踴躍而前。皆不足尺。一牛首。一鹿首。一狗首。一兔首。而獨角也。皆服綵衣。亦就月而聚飲。施駭極不敢動。虎首者曰。我輩受日精月華。

自然成靈共戴一天。同具佛性。又棲止於名園勝景之間。勝彼卵生濕化。蠕蠕無知者多矣。鹿首者曰。奚翅勝彼。視彼名則爲人。碌碌長途。飢不得食。渴不得飲者。我輩豈非神仙。馬首者曰。只恐犬劫難過。奈何。牛首等四人齊聲曰。我輩謹祕踪跡。不與生人接跡。何劫之有。且談且飲。將舉令焉。虎首者驟曰。爾等謂不必與生人接跡。何以園中忽有生人氣。衆曰。何來。虎首者曰。試覓之。羣起下堦。周巡石池塢洞之間。杳無人踪。羊首者曰。大哥疑心生暗鬼。我輩飲酒耳。請

柳崖外編

卷十

五

出令。虎首者曰。拳羸者飲酒。拳輸者說隱語笑話。不能者罰三盃。犯座中忌諱者罰一盃。我爲令官。二弟三弟先猜拳。羊首者與馬首者猜而馬首者輸。羊首者持滿杯曰。乾請說笑。馬首者曰。大哥好文。我說文笑話。有鄉裏親家與城裏親家路遇。城裏親家好文。見酒旗。城親家問曰。識之乎。鄉親家曰。酒旗。城親家曰。非也。是名風飄揚。又行見橋。城親家問曰。識之字。鄉親家曰。橋。城親家曰。非也。是名水中藏。見一牛。城親家問曰。識之乎。鄉親家應曰。牛。城親家曰。非也。加

二字曰牛丞相語未畢牛首考曰犯我忌諱罰一盃馬首者笑而飲又說曰見弄蛇者問曰識否曰弄蛇人曰非也是名雕龍匠又見火光問之曰火光耳曰是名東方亮又見蠶問之答曰糞曰更非也是名蝦蟆醬抵城坐草屋問城親家見其二子飯罷城親家要與鄉親家聯句鄉親家憶途中諸語曰我有詩矣城親家欣然願聞鄉親家吟云君不見君不見風飄揚又不見又不見水中藏我看你大兒子笨似牛丞相將來小兒子作了雕龍匠你茅屋雖有八九間一

柳崖外編

卷十

七

年一回東方亮城親家怒甚鄉親家續吟云莫惆悵莫惆悵城親家曰惆悵便怎麼鄉親家吟云若惆悵回頭與你一頓蝦蟆醬舉座哄然施在桃樹上聞之亦不禁呀然有聲衆驚起尋至樹間人影在地虎首者曰何如原來在此大劫卽因此人不可並生也罵罵百端距踴欲上幸身矮不能及施懼極抱樹逾一更許雞聲四起衆乃入柵門而寂日出下樹循牆而走詢之則陳縉紳之園也造門語所見陳曰園素無怪向東柵內尋之有人足獸蹄小印於堆器皿處尋

之有一櫃。光華奕奕。啟視則虎首羊首等七泥人在焉。且有紙糊盃碟之屬。蓋陳紳幼兒所玩弄之物。兒死不忍見而置之。久成精怪也。取而碎之。皆有血。施疑既釋。乃別去。

柳崖子曰。觀其笑。世人碌碌。抑何曠也。恐大劫不免。不願與生人接迹。而生人已見之。滿之見損。乃知之私害之也。或問德山禪師云。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

柳崖外編

卷十

七

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仙姑

緣營兵楊某。號楊大漢。雍正七年。派北路軍營換防。別母妻。同衆兵駐劄柴丹地方。出營至山坡閒遊。一女子冉冉而來。玉頰蛾眉。湘裙蓮步。楊驚曰。沙漠何以有此。非妖卽鬼也。急避之。女趁前牽衣曰。依疑妾與君有緣。楊曰。爾何妖耶。莫崇我女。曰。我第十八洞。

天仙姑也。與汝有緣。豈崇汝。楊曰。軍中不可留婦人。仙所知也。緣安在。女曰。我隨汝。無人見之。楊曰。我等三人同一帳。卽不見汝。緣又安在。女曰。我有帳房。已設山坡矣。視之杲然。楊攜以行。入帳。果無覺之者。遂辭夥伴。另宿新帳。成婚。處女也。每晨。女出攜一竹籃。已刻回帳。羹餠淳膏。綾餿雲腴。迭供楊餐。皆軍中不可得之物。女則常不飲食。後衆漸知之。皆稱仙姑。問休咎。亦媿媿接談。有邪念。則擲以掌。鸞語似十七八女郎儀容。不可見也。或移營。必知之。楊不動而什物。

柳崖外編

卷十

六

皆運足。楊身壯氣足。顏色紅白有光。其衣服潔淨。十步外芳氣襲人。二年撤回。女亦隨之。至家。另設精舍。事姑孝謹。待楊妻以姊禮。不舉火。而俯仰皆足。需用卽有白鏹黃金。無餘亦不缺乏。舉家樂之。常謂楊曰。人生皆有定分。樽節一分。則留福一分。留福一分。則多享一分。妄之一字。所宜絕也。在再三年。至重陽日。曰。緣已盡矣。我將去。汝舉家留之。不可。拜姑辭。姊而去。

柳崖子曰。歡則千花聳笑。其神春也。悶則蛾眉

堆雪其神秋也。陽臺片雨，儘足澆醒塵夢。况此洞天中人哉。立而訴語，入室相妬。雖富貴人家，亦有之。仙之孝謹有禮，乃如是。紅淚落而碧空悲，離恨搖而晴霜變。五年之後，境界若何。吾爲大漢傷之矣。

店鬼

蒲州李銑，豪俠有膽力。自京貿易而歸，至獲鹿山中，宿一小屋。對燈獨坐，夜深冷風颯然。一人坐于對面，李恃膽量，問曰：子爲誰？鬼啼而言曰：我介休張基，去

柳崖外編

卷十

九

秋囊五百金，宿此爲店家。于五所害，家有妻子，音耗莫知。與君桑梓，且知君豪爽，而密屋後西牆土中有金界箍一，乃荆妻所素識之物，持以爲信。枉道語之，譬可復也。言畢一揖而去。天明至西牆下，果有金界箍，囊之起身。時王五方坐門前，貌凶獍，而意氣甚舒。趨至介休，果有某村張基家，二子長在外尋父未歸。次生員在家，李詳詰其父出門年月，以金界箍付之。張子驚曰：此父物也。尊客何以持此？領見其母，備語所見。張子同至獲鹿，控諸縣，以李爲証。鎖訊王五，啟

出屍骸。王五斬決。扶柩歸葬。酬李以金。不受而去。後李銑攜貲入陝。曉行遇賊匪十餘人。持棍如雨而來。銑倉卒禦之。已倒其二。三。然衆寡不敵。忽冷風一陣。十餘人俱仆于地。聞言曰。李哥放心。我已助子斃賊。前皆坦塗矣。蓋張基報德也。

義僕

鑲藍旗世襲騎都尉沙金阿年過五旬。無伯叔兄弟。亦無族人。止有世僕六斤。並僕妻子氏服役。沙夫婦染疾而逝。遺一子小哥。未週歲。原係于氏乳哺。沙臨

柳崖外編

卷十

二十

沒執六斤手而託以孤。六斤泣而諾之。沙家並無長物。歛葬外家用一空。六斤夫婦盡心撫養。苦不可支。六斤一日泣謂于曰。主僕之義。與夫婦之情孰重。于曰。皆重。六斤曰。然。然此其常也。受主之孤而不能全。與有妻而不能保。孰重。妻未答。六斤曰。吾豈不願有白首偕老之妻哉。主有孤而託我。謂我可以全其孤也。今室如懸磬。孤方數齡。卽苟延目前。而創立門戶。及襲職當差。諸須料理。若不早圖。是不能全孤也。孤不能全。我與汝同生一日。卽愧死者一日。今與子商。

小主已漸能飲食。子之貌賣與人爲妾。尚可得一二百金。我得一二百金。勤儉謀生。小主之成家襲職。皆在是矣。遂跪曰。勿疑其聽我。于氏泣如雨下。嗚咽曰。全主可也。失節其可乎。六斤曰。非子失節也。全我以全主也。遂賣諸兵部侍郎亢公家爲妾。得百六十金。夫妻痛哭而別。六斤得金。晝夜籌畫。日用漸裕。小主至六七歲。六斤爲之延師。十八歲爲具。呈本旗襲職。又代爲婚娶。置房產。馬騰槽。而人喧室。漸成門第矣。六斤感于氏賣身爲主。誓終身不娶。亢公歷陞兩廣。

柳崖外編

卷十

三

總督病篤。囑夫人曰。侍妾皆擇良人嫁之。夫人遵遺命。將分遣衆妾。于氏跪陳情曰。妾之賣身爲全主之孤也。聞孤已成立。妾前夫尚在。能使破鏡重圓。恩德如天矣。夫人讚嘆。訪得六斤。使之相見。夫婦哭羣姬見者皆泣。夫人將其衣服釵環皆歸之。歸見小哥哥亦大懷。不知涕洟之何從也。六斤將數年營運本息。另繕清單以呈。小主願與均分。六斤不受。小主念其撫養放出爲民。仍不時過存。後六斤于氏生二子。皆入泮。家亦少康焉。

柳崖子曰。余讀六斤之事而泣數行下也。嗟乎。六斤能以百六十斤。致呱呱者。讀書襲職成門。第不能於無一錢時。保其妻。資身無策。英雄氣短。太史公且傳貨殖而生憤。况其下者乎。至于氏賣身以全主。知其二十年間。強色笑而血淚漬者。無虛日。雖謂水霜其心。松筠其操。可也。余臨汾縣翟村劉姓。數百年巨室也。家落僮僕散盡。止有老僕。與婦依依不去。僕素戇。僕無他能。主曰。我今不能育汝矣。其去諸。僕曰。主自

襁褓中。席豐履厚。若而年。薪水之役。主能之乎。甌灶之役。主母能之乎。吾家盛時。幹僕皆括多金而去。僕不忍也。僕供薪水兼服從。僕婦供甌爨。及興居。僕三十年來。積有八百金。請以此爲主僕養生計。主留之。小心勤慎。過於劉氏完盛時。今又十餘年。尙如初。於戲。義哉。

烏龍道士

京師東便門綠營兵薛姓。母爲娼。妻有姿色。成婚月餘。派防北路。二年未歸。一道士黑面長鬚。坐門前募

化與之米不受曰我泰山神樂觀住持也。塑真武帝像，缺聖像披髮五百寸。今已得百餘寸。化女菩薩寸許足矣。媳稟姑曰：善事令剪一縷，與之道士喜而往。抵夜，婦覺心不寧，遂解衣而寢。聞窻隙外有聲，一人騎烏龍自窻而入，以袖拂龍，乃青絲也。入帳，婦心明而不能言，恣其姦淫，幾不可支。五更下床，仍吹髮化烏龍騎之而去。天曉告其姑姑，姑與伴宿，果有道士騎烏龍而來，入婦帳，恣淫。姑視之而不能言。後姑與媳皆不敢眠。道士至，則燈昏，擁婦入帳去矣。婦慊慊柳崖外編

卷十

三十

成病薛自軍營歸，母妻訴其故。薛備小弩箭數枝，箭鏃塗猪血，藏身婦床後。入夜，風響，道士騎烏龍至，薛發弩，中道士左肩。道士大叫，吹髮欲乘，連發二弩，皆中。之道士倒地，嗥嗥不止。薛急出視，乃大黑犬也。斬爲數段，妻服藥而愈。

王能

康熙五十一年夏，正藍旗漢軍陳侯未襲職，與窻友四人讀書西山聖感寺。飯後散步，見一少年美如冠玉，衣冠楚楚，前揖曰：諸公料亦遊山者。陳曰：我等擇

此靜地讀書非遊客也。少年曰：僕性喜讀書，不得良友能共硯石。陳喜其瀟灑，年又相若，商諸衆而留之。少年喜囊衾至廟，仍遣小童問之。答曰：王姓，能名江南人。隨父在京讀書，慕西山幽靜而來也。善談論，能作楷爲文，與詩擊鉢而成。諸體皆佳。陳因恨相見之晚。陳問及王充論衡，曰：其爲言暢衍，激露辯駁，處全摹韓非說難，蓋放桓君山新論而作也。陳問孟堅稱劉向爲直諫，多聞盡之乎？曰：向忠悃，直與三閭大夫後先輝映，身爲宗臣，而數困於讒，不改其操，真可謂

柳崖外編

卷十

五

社稷臣矣。蓋友不足盡之也。因談諸子自其篋中出鬼谷一卷，乃世所無者。又善衍易，因衍易。陳問曰：王輔嗣謂不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如何？曰：非也。古聖制作取法象，包義撰著之法，取天地奇偶之大數而衍之。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自然之數也。夫大衍者，以衍天地之大數爲名也。名旣出於天地之數，非天地生之而何哉？况夫五之外又有小五，皆天地之正

數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包天地之數乎？陳等敬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一日陰雲密布，雷聲四起，電光斜飛，冉冉將近。王生面色如土，蹲於陳後，曰：「請救我。」陳問故，曰：「我畏雷，聞則欲死。」陳與並坐，緊持衣袖，霹靂圍簷，撼地欲動。移時雨止，雷亦收聲。王生謝曰：「我脫此難矣。」衆問故，王生曰：「今日將別，當以實告我，非人乃木精也。修煉有成，奪天地造化之功，爲神所忌。凡五百年，必造雷火之劫。過三劫而後，道根固，公貴人心地又醇靜，故來相倚。」書憑夙悟，皆柳崖外編。

卷十

五

有神解，非尚有須于讀也。言罷穿林越嶺而去。

柳崖子曰：書有神解，此仙人之言，非讀死書者。也有客如是，吾願乞靈天地，留讀書真種子，使其長生人世焉可矣。

鷹背女鬼

正紅旗披甲哈鳳阿撥往右衛駐防奉差至陝行，至僻庄宿一小舍，展衾而臥。約至三更，有人以手入衾，摸之，哈醒，則一女背坐，髮黑如雲，梳高髻，耳垂珠環，紅衣拂地，哈不敢言。少頃，女回頭，白面如紙，鷹嘴鼠

鼻猫眼。獅眉。視哈而笑。哈欲奪門而走。女則正當其衝。惶遽間。又見女一手掠髻。一手掠衣。手則如爪。緣毛寸餘。哈懼甚。視炕南有高箱。甚巨。猛起一躍。揭蓋而入。見女將來在內。以手棺箱橫鉸。戰栗不已。聞女嗤笑不絕。爪指半入而掀之。彼此相持。更許。女罵曰。天地間。乃有此不識好歪東西。天將明。聽鑪板一響。而寂哈已昏迷。居人至。扶而出之。半晌乃甦。語以故。剗地三尺。下有朽棺。梳粧與所見相似。鷹觜鷹爪。綠毛。不知何年僵尸也。

柳崖外編

卷十

三

借金人

前鋒統領圖某家富。母年八十。稱觴。內庭賜條金百兩。客散後。將寢。聞簷瓦微響。有聲落地。一人推門而入。青袍紫巾。腰懸利刃。白面微鬚。身高七尺。前拜曰。聞公有金。請借以觀圖。命與之。飛簷而去。數日。二更許。圖在密室。又有人至。視之。卽前借金人也。圖曰。壯士何求人。曰。特來還金耳。圖曰。已贈壯士。何必還。人曰。我自有黃金千。不識呈色高低。故借。內廷所賞對之。非乏也。以金置几。將退。圖曰。能飲乎。曰。能。圖

命取巨觥斟滿立飲十觥圖問姓字曰他日相逢但呼借金人可耳遂去閱數年圖獲罪下獄財產籍沒苦甚夜深有人背袱掀簾而入圖呆視人曰爾忘某年月借金人乎借金不足感飲我酒知已也知公在難五百金爲公壽置袱忽不見後圖赦出卽資所贈以養生焉

水生

順治初年侍衛額公爲子延師得水生者浙人年四十許極文柔端謹不多言笑侍衛甚敬之但三六九

柳崖外編

卷十

七

日必出門訪友二年餘率爲常額夫人有疾婢內侍湯藥額遂移書齋與水生同宿對酌更深息燈而寢月明中見水生起更短褌掖着錦襖襠自匣中取出一劍僅寸許拭之長三尺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鏗水凝冰刃玉潔曳而揮之鱗鈇星鐔冲霄而吼繞回指端止似一環又曳作白練幾若干尺負之出門如飛非復向日文柔之度矣額不敢聲張至五更見其背劍手提人頭而歸額駭極不敢言見身邊取藥一包以小指彈首級四枚之上頃刻縮如核桃納入口

啖之依然解衣而寢。額公心膽俱喪。黎明卽起。水生曰。公夜來受驚矣。額曰。未也。水生曰。我藏形君所。二年有餘。今當實告。僕曾隨流賊李自成。副賊小紅娘。帳下爲叅謀。見其好殺戮。故棄而去之。賊怒遣人至。浙害我父母妻子。欲報此讐久矣。賊衆爲大兵。剿散。不知存亡。予至京。跟尋得館君家。三六九必出者。非訪友訪賊音耗也。今大讐已雪。從此逝矣。額留之。不可。匣劍飄然而去。

飲酒老人

柳崖外編

卷十

壬

齊化門步兵陳安。樸實忠純。每坐更行。籌不少懈。而性嗜酒。偶至齊化門女牆邊。一老人對月獨酌。陳至。老者舉杯笑而讓之。陳至前與對坐。老者自懷出一杯。與陳且飲。且談。陳曰。翁始狐仙耶。老者曰。仙不敢當。修煉多年矣。我二人有緣。閒則從我飲可也。陳喜。諾。老者又侑以梨棗之數。醺然月斜。乃散。從此乘月卽來。來則老者先在一日。老者引諸其家。棟宇翬飛。侍從環列。酒味更美。佐以四簋。皆精品也。又曰。我不知董多年矣。不能陪臨。出贈以四金。曰。缺時再送多。

無益也。陳亦時攜酒餽就翁共飲。誼氣泊如也。冬至將祭天壇。陳派往修路。告老者曰。我數日不能來。老者曰。我正要潛看鑾駕。須攜我同往。汝覺袖中沉重。是我至矣。須緊持袖口。不可鬆手。陳諾。至日當羞袖。忽覺重如教持之。少刻而輕。問之不應。循行堞邊。杳然絕跡。荏苒五年。忽遇諸廣昌門外。陳曰。數年作別。公在何處。老者曰。幾不得見子。是日我伏入袖中。不料闕聖帝君隨駕。周將軍先驅清道。見我舞刀而來。我飛奔河間。遇一孕婦汲水。藏其跨下。周將軍乃回。

柳崖外編

卷十

五

數年避黔。今始敢歸。陳嘆息訂約。每月夜仍與老者共飲于古堞之間。陳後病卒。老者奠而哭之。贈三十金。使其子治葬事。

柳崖子曰。鮮克有終。先民所嘆。今觀飲酒老人之於陳兵。永夕陶陶。契而能久。軼東漢之尹班。追有周之桑扈矣。匍匐救之。又何愧焉。

洪四大王

山東登州民洪四。同妻李氏。傍海而居。網魚爲業。性豪爽。不欺人。於海岸拾一卵如鵝卵。圓澤光鮮。煮而

食之香美異常。食畢口渴。週身煩燥。飲水筭許。尙若不足。取水沐浴。骨節齊鳴。腋下忽生鱗甲。頭出二角。臀後出尾。手足皆變龍爪。盆中水響如沸。妻急出呼招村民。霎時濃雲密布。雷電交作。驟雨翻盆。見青龍冲破屋宇。攫爪蜿蜒。風雷隨之。投南而去。片時漂沒數村。李氏棲大樹上。得免於難。水少落。暫投高阜。尼菴憇焉。住月餘。濃雲復集。雨又注。村人大驚。一牛首人騎大魚來。曰。奉四大王命來接夫人。李氏欣然跨魚騰空而去。村民無不見者。後臨海一帶居民。建洪柳崖外編

卷十

三

四大王夫婦廟。四時祭饗。旱澇祈禱。輒應。至今香火不絕。

柳崖子曰。按山海經。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然非人所變也。又鍾山之子。一名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然亦神也。非人也。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其光熊熊。其

氣魂魄。或謂是后稷化神而遁跡。今洪四大王者。其亦化而遁跡。與傳洪四生平豪爽不欺人。一變而漂沒。數村生靈。較欺人罪孰甚焉。所食卵無乃蛟龍之屬。煩躁沐浴時。化其血肉而鱗角出。見者不暇審。而以爲變龍去。是耶非耶。不可知矣。

雪松瘋子

國初一道士。不知何許人。自稱雪松。來都住宣武門內西斜街玉皇閣。喜食狗肉大蒜火酒。醉則隨處而臥。人因呼爲雪瘋子。寧夏將軍某未顯時。問之曰。沿海有塊豆腐干。初爲盛京熊岳城守尉。離海三十里。係方印。再問曰。西邊高。終於寧夏將軍任。一日在

宗室王公家飲酒。夜半。或云南城外米市衙衙餛飩。

美。雪瘋子出戶。隨反曰。有在此。果是米市衙衙之物。

次晨至肆。問之曰。夜有道士買去二百。衆異焉。雍正

八年。又至王公家。以野雞翎向王公帽曰。帶上帶上。

俄揀放侍衛帶花翎。於八月十九日辰刻。至王家曰。

舉家皆聚此堂。惟王公長媳未至。須臾地震。堂無恙。

惟未至之長媳壓死。雪瘋子將朝南海。玉公僕四陞。送至旅舍。苦虫多不得眠。雪於几上畫一葫蘆。壁虱皆沿几而上。絡繹入葫蘆。不復見。蚊皆飛入。不聞聲。又畫一卷塞之一。宵安眠。次晨以手拂塞。蚊飛出。壁虱亦絡繹自几而下。他事不勝數。寧夏將軍太夫人十二三時見之。曰七十歲。至太夫人八十歲時。人問之。仍曰七十歲也。

